



有这么一代少年，他们从小在有线广播声中成长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天刚蒙蒙亮，寂静了一夜的矿山，准点在广播《东方红》乐曲声中被催醒。雄壮的音乐，洒满了黔黔交界处方圆几十公里的矿区旮旮角角，女播音员用纯正的四川话播音道：“松藻煤矿广播站，现在开始播音。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。”每天清晨7点，矿山有线广播拉开了人们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序幕。

天刚蒙蒙亮，寂静了一夜的矿山，准点在《东方红》广播的乐曲声中被催醒——

我们在广播声中成长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利



村里的广播大喇叭



热火朝天的广播体操



▲几十年前的收音机

◀这是家里的老物件

矿山的广播就这样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准点播放，我们这代矿山少年，就在耳濡目染中渐渐长大成人……

1 广播伴矿山少年长大

当年，我生活在重庆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松藻矿区。矿山没有专业播音员，几千人的职工队伍中，谁政治可靠、文化水平高、声音洪亮甜美，谁就可能被安排去当广播员。

刚上班不久的小管基本上达到了广播员的标准，于是就当上了矿山广播员。除三班倒的人员外，小管算是矿山最早苏醒、第一个披衣上班的职工。播音的普通话不标准，再加上大伙听起来别扭又费劲，经矿领导同意，矿山广播站干脆就改用四川话进行播音了。据说，改了四川话后，广大煤矿工人还十分喜欢与接受。

那个年代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半小时的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节目，是人们唯一能快捷知道天下大事的窗口。年幼的我也通过这一窗口，朦朦胧胧了解到各种新闻。转播完中央台新闻后，广播站开始播报本地矿山新闻，矿上的采煤量和掘进进度、矿区的好人好事等等，都是头条新闻。如果遇到矿上开展劳动竞赛和生产创纪录等，还会在一阵激昂的音乐之后，播音员用欢快的语调播报出来。受表彰的单位和职工，听到广播上的赞扬，干劲会倍增。

如遇重大政治宣传活动，矿上的各级领导、各工种的工人、各生活区的家属代表，甚至子弟校的学生代表，都会在广播里进行演讲，谈谈自己的认识、感受和体会。前不久，我一小学同学就自豪地告诉我，当年她还代表矿区子弟校小学生，专门到矿上播音室进行过演播。她童真的声音传播到方圆几十公里的矿区，老师、同学和父母都为她感到自豪。她说，当时内心的惬意与欢快，不亚于今天荣登各级电视节目。

那个年代的矿山广播，也是坚不可摧的舆论阵地。每天早、中、晚三次准时播出，雷打不动。为了随时排除广播的机器和线路故障，矿上专门安排了两名政治可靠、业务技术过硬的专职电工，随时待命出击，以保障播出。

幼年的矿山子弟们懵懵懂懂，对广播中的时事政治与生产喜报似懂非懂，而小孩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文体活动预告，如露天电影放映、文艺节目演出、体育比赛等消息，都会让他们狂欢。

那时家中若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，算是高档的娱乐设备了。当然，收音机更多时候除了激情昂扬的新闻，就是“两报一刊”的长篇文章。因为有了收音机，我还知道了四川人民广播电台、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存在。后来，我从一本画册上看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筑全貌的彩色图片，四四方方的大楼，楼顶上有高高的尖塔。据说它是建国十周年十大优秀建筑物之一，一种神秘感和庄重感油然而生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出差路过北京长安街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映入眼帘，我用一种崇敬的心态观赏着这幢大楼。“知道这幢大楼是什么吗？”我问同行的同事，结果全都一片茫然摇头。我只好向他们解释：“这幢楼是真正的国家喉舌，我们国家发生的无数大事要事，都是从这幢大楼里发出的声音。”听完我的介绍，大家纷纷回头，遥望远去的这幢庄严大楼。

突然有一天，矿上广播里播出了我们从未听过的歌曲，如《洪湖赤卫队》《马路天使》《刘三姐》等一大批老电影歌曲，听惯了样板戏的我们，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……

2 电台稿费微薄但很神圣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开始从事煤矿的对外宣传报道工作。老一辈新闻人告诉我们，对外宣传报道首先要从写广播稿开始，因为各级广播电台用稿量大、采用率高，而且播出速度也快，很容易上路。于是，我按老师们的指点，开始给各级广播电台写稿、投稿。当然，首先是给矿广播站和矿务局广播站写稿投稿。

那时还没有电脑和网络，只能在稿笺纸上一笔一画地工整书写，最后装入信封，投进邮筒，等待惊喜……几天后，收到用稿通知单，然后会收到微薄却让人惊喜的绿色稿费汇款单。

那个年代给各级广播站和电台投新闻稿，如果被采用是有稿费的。矿和矿务局两级广播稿的稿费普遍从2角钱到3元不等。在重庆还没有直辖时，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只能算是市级媒体，稿费也只有2~3元。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是省级媒体，稿费会有3~4元。据我的一位朋友讲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稿费是8~10元。我也曾经梦想稿件可以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用，并在一瞬间传遍神州大地，那将是何等的自豪与成就感，可惜水平不够，未能实现。而我收到的稿费，基本是清一色的2元或3元。

如今，我的新闻作品集还保留着许多泛黄的“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用稿通知单”“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用稿通知单”，这些“文物”式的凭证，时常能唤醒我当年激情写作的记忆。

3 它是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

在网络和电视还未普及前，广播电台的地位是其他媒体无法替代和撼动的。

的。那时，全国的交通和通讯还十分落后，新闻和信息从首都北京到达全国各地的城市、厂矿和乡村，往往耗时不短。而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可以瞬间穿越万水千山，直达最基层的人民群众耳中，这是其他媒体都无法实现的宣传手段。

当年，有条件看书读报的人不多，唯有各级广播电台发出的字正腔圆的声音，不受时间、地理、交通和天气等限制，只要有收音机或有线广播，就能实现。

从最初给矿山广播站投稿，到后来给各级广播电台投稿，再到后来在中央、省市新闻媒体上发表各种文章，我唯独对广播写作有一种特别的情怀。

除了荣誉与欣慰，各级广播电台还对作者给予了极大的尊重。报纸和期刊发表了作品，白纸黑字，单位或作者的大名赫然跃入纸上。而广播电台则不同，无线电波和声音转瞬即逝，看不见摸不着，所写的稿件只有在特定的时间里，在收音机和有线广播里听到。为了很好地解决作者知道自己的文章是否被采用、什么时间播出、播出的内容是什么、应得的稿费有多少等问题，各级广播电台普遍采用了“用稿通知单”的形式，并郑重加上电台公章，告知作者。

我有一个朋友，是广播电台的铁杆通讯员和粉丝，每次收到电台寄来的用稿通知单后，就会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，还借来录音机，把电台播出的自己写的稿件录制下来。长年积累，他录制的新闻稿竟有几十盘磁带。朋友说：“广播电台播音员字正腔圆念着自己所写的新闻稿件，完全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享受！”

很可惜，我没有享受过朋友那种精神上的愉悦，因为我们煤矿地处偏僻山区，远离城市，即便是最近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“用稿通知单”寄达我手上时，新闻播出也早已水过三秋了。

把手写稿件变成铅字是一种独特的欣慰和快意，而变成标准的普通话，并且实时穿越万水千山，我隐约体会到广播给我这位朋友带来的听觉盛宴。

如今，在网络、电视、5G通信普及的当下，矿山的有线广播早已没了当年的关注度，就连有线电视的观众也日渐减少。前不久，网上有关“广东佛山广播FM98.5音乐台全体工作人员深情告别”的停播视频，让不少媒体人伤感。

广播虽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但我对它却仍有铭刻于心的情怀，如一部老电影的片名一样，它是一道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！